

# 凤歌《沧海》“北落师门”形象的多重意蕴初探

刘中望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在文本结构、形象调性、意义指涉等层面,凤歌《沧海》中“北落师门”动物形象具有多重意蕴:增强作品的一体感,凸显全书的玄幻性,生成深层的意义指涉,体现对中西文化关系、现代性、世界图景等的全球化思考,这反映了《沧海》的独特魅力、凤歌的持续创新能力。

**关键词:**凤歌;北落师门;动物形象;世界图景;现代性;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4-0041-04

凤歌是“大陆新武侠”作家群中较醒目的一位,韩云波先生曾将其武侠小说《昆仑》的发表与金庸、梁羽生相比,认为其风格相似,但内涵已有很大变化,在科学主义、理想主义、和平主义等层面上进行了全面创新<sup>[1]</sup>。《沧海》是凤歌继《昆仑》后推出的另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它在《今古传奇·武侠版》上创纪录地连载34期,获得读者和研究界的好评。北落师门是《沧海》中西城地部的神兽,一只神奇的波斯猫,它贯穿整部小说前后情节,读来印象极深。笔者认为,“北落师门”形象具有多重意蕴,它在文本结构、形象调性、意义指涉等层面上,增强了作品的整体性,深化了全书的玄幻效果,生成了丰富的审美意义,负荷着深刻的价值指涉,具有点睛聚焦的作用,从中可见《沧海》的独特性和凤歌的创新能力。

## 一、文本结构:叙事聚焦与气氛渲染

借助对其形象的叙事聚焦,北落师门凸显了小说主角的在场性。按西方学界工具型、拟实型动物形象的通行二分法<sup>[2]</sup>,《沧海》中的北落师门很难归为其中一类:它身形可大可小,时而精神百倍,时而“懒洋洋的,只闭眼打盹”<sup>[3]51</sup>;它“只受女子驾驭,不认男子为主”,又“情急护主,也懂得事急从权”<sup>[3]124</sup>;它臣服与依恋主人,与其“同生共死,不会独自离开”<sup>[3]44</sup>,重逢旧主时“将她眼泪一一舔去”,

告别时“在仙碧手上蹭了两下”<sup>[4]194</sup>,又自成一家,远较普通猫类长寿,可数倍激发主人潜能,“灵猫附体,九转通神”<sup>[5]36</sup>;它配合主人施展“乱神”、“绝智”等神技,乃服从于设定规范的宠物工具,又是难以估摸的神秘“主体”,号为“南天众星之王”,身负救命、解穴、破“召奴”术等神奇本领,堪称“天下罕有的灵兽”<sup>[3]124</sup>。我以为,凤歌这样设定北落师门的独特文本形象,表面上着眼于突出动物本身,但若进行深层考量,则是为了小说叙事功能的最大化达成。一个最直接的叙事的事实便是,在《沧海》中,因为“北落师门”的上述突出特点,主人公陆渐才多次被顺带注意到,否则,以陆渐平实无华的外表、气质,故事开篇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平凡、木讷,显然难获太多关注。对此,凤歌采取的情节安排策略是,当“通体赛雪、慵懒可爱”的灵猫北落师门映入眼帘时,加上其“只认女子,不认男子”的特性,更容易成为注意点,以便引出陆渐情感、武功上的众多机缘。在这些机缘中,印证着象征陆渐命运的“渐”字,北落师门又在陆渐多次梦到的“夜空星相图”噩梦中,不断现身:或象征北落师门的那颗南方之星“灼亮起来,仿佛一团火球,刺伤了他的眼睛”<sup>[3]125</sup>,或长叫一声,将呼唤“陆渐”之音“切割成无数片段”,身影“竟长大百倍,高如山岳,蓝莹莹的双目,如日月一般照着自己”<sup>[3]153</sup>,或忽一声猫叫,

\* 收稿日期:2008-10-07

作者简介:刘中望(1980-),男,湖南新化人,文学博士,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大众文化与中外文艺理论。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项目“范式转换与方法创新——论新时期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资源及其未来走向”(07C791),项目负责人:刘中望。

将他从梦中唤醒……现实与梦境相互呼应,情节得以快速推进,叙事不断被展开,同时,陆渐武功的一次次提升,呈现出突变型的递进态势,俨如“数字化时代虚拟空间里积分升级的成长模式”,时尚感、艺术性骤增。可以说,在叙事技巧的层面上,北落师门以其独特形象,一方面便于文本对其自身进行聚焦,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另一方面借助引出、附及、反衬等关联方式,突出了小说主角陆渐的在场性,从而使人物形象塑造更加传神、艺术效果也更为震撼。

北落师门对作品独特气氛的渲染,主要是营造了一种奇观性效果。笔者采用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沧海》中北落师门的出场状态、形象感知等作了详细标记。分类后发现,即使根据不完全统计,北落师门在《沧海》中的出现次数仍然不少于80次,它几乎贯穿所有重要情节,但如此高频的出场,却并不显得罗嗦重复,以致令读者生厌,反觉必要。究其原因,这一方面,缘于北落师门总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出现,与文本已浑然一体、水乳交融。另一方面,因为北落师门的奇特形象渲染了小说氛围,改善了艺术效果。具体而言,它“蓝幽幽的眼珠里,竟有几分阴鸷”<sup>[3]4</sup>，“恰如两颗寒星”<sup>[3]110</sup>，寒气逼人,增强了小说的紧张感;“它形如鬼魅,走得悄没声息”<sup>[3]110</sup>，能迅速感知危险并有效示警,提升了作品的神秘性;它时而慵懒,时而“眼露凶光,呜呜咆哮不已”<sup>[3]190</sup>，“白光迸射,猫叫尖利”<sup>[5]110</sup>，“白影破空,电龙怒啸”<sup>[5]124</sup>，“喵”的一声……不可知性陡然增加,这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小说常态的演进行程,使作品的神秘感增色不少。总之,《沧海》中北落师门形象,渲染了争斗场景的生动性、紧张性、对抗性,增添了作品的离奇因素,突出了小说情节推进的不可知性,作用独特而重大。

## 二、形象调性:经由动漫与玄幻而延续

北落师门是延续小说情节的重要接点,保持了形象基调的连贯性。审视《沧海》这场武林大戏,不难发现北落师门“戏份”之多:它协助谷缜勇夺巨蟒的灵芝珍草;它引群狼,诱猛虎,教谷缜学猫王步等武功,演绎了又一则“佛教故事‘乞神增大力’母题”<sup>[6]294</sup>;它险救日本公主阿市、地部少女姚晴,特别是救阿市那一场,打倒众武士,偷牢门钥匙,助陆渐脱狱,引其前往搭救,以痛咬、咆哮等方式,还原危险图景,示警从速营救,可谓栩栩如生;它屡杀强敌,数次出现在陆渐梦境中,俨然是两位主人公之外的第三主角……在我看来,这些情节片段匠心独

运,保持了小说情节与人物形象的延续性、集中性、艺术性。实事求是地说,《沧海》还残留一些《昆仑》式的不足,如无关紧要的对话太多、结构稍嫌松散、篇幅过长、高潮部分比较仓促,但值得注意的是,借助上述情节事实与形象接点,北落师门为小说“由故事到形象”的效果达成提供了行进纽结,增强了全书的整体感,使故事、情节、氛围得以“三位一体”地有机延续,从而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些不足,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凤歌不断超越和不断自我否定的持续创新能力。

北落师门增强了小说的动漫感,反映了创作与网络时代的关涉。首先,在仙碧、陆渐、谷慎、阿市、谷萍儿、白湘瑶等身上,一幅猫立肩头或落于怀中的样子,这样的时尚动漫图景,全书出现不下20次。其次,北落师门的身形可大可小,施展瞳术神通时,瞳仁变细缝,收缩如针尖,“忽张忽缩,忽开忽闭”<sup>[5]36</sup>，造型极具幻化效果,再加上“喵喵”叫声、颈毛直竖,“绿莹莹的眼珠一转”<sup>[7]83</sup>，眼放幽幽蓝光,“赛似碧海晴空”<sup>[5]32</sup>，活脱脱当今时代的一个风靡卡通形象,可谓基于网络游戏时代的动漫感非常明显,恰如机器猫、加菲猫、凯蒂猫、蓝猫、虹猫等。再次,作品插图、封面全部采用漫画形式,极具飘逸感,也体现了全书的动漫感。大陆新武侠作家群身处网络时代,这一环境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创作,这对于以创作科幻小说《洗礼》起步、曾经一边玩电脑游戏、一边从事文学创作的凤歌同样如此。事实上,向着数字化的动漫电玩靠近,正是21世纪新武侠小说发展的基本趋势,它较早始于黄易<sup>[8]</sup>，在大陆新武侠作家群中,也不乏其人,方白羽的《游戏时代》就是典型例子,它颇有赛博科幻小说的味道;西方占星术和东方易学,不过是幻境游戏中最厉害的两种作弊代码<sup>[1]</sup>。在凤歌的创作中,虽然历史的厚重感、真实感明显,动漫性并不突出,但时代的烙印同样难以祛除,恐怕北落师门形象即是明证之一。

北落师门增强了作品的神秘感,玄幻化了人物的形象调性。第一,在灵兽史与星相学中,北落师门非同寻常,但《沧海》书中很少交代它的过去,给人的印象是,一方面北落师门是众人皆知的共鸣性存在,另一方面却又道不清说不明。第二,它作为“巨大的猫灵”形象总在陆渐梦中,个中原因,作品又不曾说明,隐约间发觉,似乎陆渐的命运和北落师门一样受星相控制,与紫微、太微、天市这“三垣帝星”有关,“三垣被一团灰白迷雾笼罩,模糊不清”<sup>[3]152</sup>，“三垣帝星正透过逐渐淡去的血色雾气,

发出微微光芒”<sup>[7]74</sup>，“陆渐几欲窒息，奋力挣扎，然而越是挣扎，压力越大，就当忍无可忍，眼前忽有光亮闪过，举头望去，那极黑极暗之中，翕忽闪烁”<sup>[5]129</sup>，二者之间仿佛存在某种因果性，如此，全书的玄幻性与离奇感便增加不少，因为没有现成答案，需要读者对梦境等进行探询与破解。第三，作为星宿的北落师门特点鲜明，它亮度大，孤高悬于苍穹，古代波斯视其为四大王星之一，我国《晋书·天文志》、《史记·天官书》、《史记·正义》等典籍也曾记载它，堪称大有来历。为此，《沧海》（I）的第1则附录对北落师门做了专门注解，可见凤歌是有意识地取其意蕴，当然，也许他的初衷只是为了好玩，抑或增强可读性，以适应“80后”一代人偏爱玄幻作品的现实，毕竟创作《沧海》是“签了合同按书商的计划写”，写作状态迥异于《昆仑》，但从实际艺术效果看，《沧海》书中《黑天书》“有无四律”、易经智慧、佛学知识的广泛应用，建构与细化了一个以西城八部、东岛五尊为标杆的全新武林体系，它解构与淡化了以少林、武当、峨眉等为主构成序列的传统武学系统，正是在这种创新布局思维的导引下，北落师门形象进一步提升了作品的神秘性，彰显了小说的玄幻性，意义重大。当然，凤歌曾经跟笔者说，过重的玄幻味会削弱小说的武侠性，这不是他所愿意看到的，所以，从《今古传奇·武侠版》上连载的《沧海》，到以图书形式出版的《沧海》，北落师门过于玄奇的部分已经删改了不少，使之与整体氛围更加契合，也更为可信，最合理、最有效地发挥北落师门的文本功能。

### 三、意义指涉：文化与图景的多重表征

凤歌作品特色被研究界定义为“综合”，北落师门形象亦如此。在《沧海》中，我们发现了与北落师门构成对应关系的另一动物——巨鹤，它同样与陆渐相交甚密，同具超强本领，同是充满灵性、神采奕奕的动物，但又与北落师门大不相同。如果说北落师门是小巧、精致、神秘、无关伦理的，那么巨鹤则是巨型、粗旷、实在、指向道德的。在我看来，这种两极性的对应关系，蕴涵着丰富的意义，它表征西/中文化的对立，是西方/中国、海洋/陆地、感性/逻辑、主体性/客体性等对应体。

我之所以将北落师门与巨鹤作文化指涉上的如上思考，旨在进一步挖掘《沧海》的文化意蕴。一方面，动物描写及其与情节的关联，的确占据了《沧海》的很多篇幅：其一，出场的动物种类很多，有猫、鹤、鹦鹉、鲸、鲨、章鱼、蝶等几十种；其二，不少武功

缘自动物造型及其生存技巧，如陆渐的三十二相、谷慎的猫王步等；其三，以动物命名的线索，如龟铭、马影、鲸踪、猿斗尾、蛇窟等，是故事渐入高潮的关键线索。另一方面，动物们以活的形体、动的精神，牵引情节推进，尤其是巨大、快速、怪异的海洋动物不断出现，使故事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发生，将小说背景自然而然地带入中西地域之中，便于关涉中西文化与文明。于是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作者特意将《沧海》故事时间锁定在16世纪中叶，其时，“陆路让位给海路”：大明帝国开始衰亡，倭寇为患，日本正处“大化革新”变动期，西欧宗教改革以战争延续，西班牙舰队无敌天下，“英吉利日不落帝国”初露晨曦……事实上，这也正是凤歌作品的一贯风格，“偏好于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演绎故事，与人乐趣的同时，也能引发几许思考”<sup>[3]引子</sup>，它希冀引发的思考显然是小说的历史感、意义的丰富性，而“在涉及历史的武侠小说中，历史观的地位要比历史细节重要得多”，因为这一时期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也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性发展与冲突的重要阶段。在现代性的概念体系中，一方面，它指涉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民族国家的产生及其运行机制，以人为本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代表着必然、稳固、恒定的一整套价值，另一方面，现代性的本质又被视为对外部世界的体验，其突出特征是“偶然性、碎片性和不确定性”<sup>[9]</sup>。正是基于这种双重内涵，我们可以说，《沧海》“从全能者的视觉”摹写问题，演绎了一种充溢流动性、不可知性的文学叙述，表征着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糅合、现代化与殖民化交错的宏大背景，体现的是作者凤歌对当时世界图景的重新思考，进一步联系今天的时代背景，这种指涉则反映了作家的全球化视野。正因为这样，我以为，《沧海》的文本意蕴恍如巨大的召唤结构，接受视野各异的读者可从不同向度加以体验、求证、填充，其意义处在不断生成之中，凤歌《沧海》的独特魅力、“大胆新探索”之创新精神恐怕也就在此。

文学是复杂的多维存在系统，北落师门形象同样如此。我们难以裁定故事结局究竟是为了表现西方文化，还是中华文明的胜利，陆渐“海之道”战胜万归藏“天之道”，也很难被简单划定为仁德或技术的胜利，同样，北落师门是非中非西的波斯猫，巨鹤又像“西方的一种怪鸟儿”<sup>[5]175</sup>，也不一定必然指涉中国或中原。它们都是怪异性的动物形象，只能被认定为一种杂糅性的文学反映，就其本质而言，这种“混杂性”体现了全球化时代殖民与反殖民、网

络多元与异质之间的对抗与摇摆。在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看来,“混杂性”指现代以来,世界政治、文化格局改变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因异质性身份而形成的对抗性空间。同理,在《沧海》的场域中,地理跨度巨大,伴随“万国海图”式的大幅度游移,加上网络激活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混杂性”,使其意义指涉在多元与异质之间,动荡得更加激烈。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的本质,恐怕如有关论者所深刻指出的,网络时代武侠的多元性,在青少年亚文化层面上焕发出新生代光泽,既反映前沿的创造性,又可能只是华丽外表下的虚假繁荣。我以为,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是,文本蕴涵是难以言明的,正是这种充分的不确定性,才生成了丰富的意义空间,亦即巴赫金小说理论中反复声称的“未完成性”,文学魅力才能从中产生,若回到凤歌的创作语境中,恐怕这也就是他在《沧海》“引子”中声称希望看到的思考与争议。

#### 四、结 语

在《沧海》中,北落师门发挥了塑造主要人物形象、渲染玄幻氛围、表征中西文化关系的独特结构功能。凤歌非常推崇金庸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经典化功绩,北落师门也将成为文学领域中的动物形象经典,但它作为异种的波斯猫、西洋夷女仙碧的宠物,已不同于金庸小说中伦理型“灵兽”大雕的形象,虽同样被人格化,但仍保有丰富的神秘性、玄幻性特征,它指涉闪烁不定的“异国情调”、甚嚣尘上

的现代性概念。在《沧海》中,凤歌成功塑造了戚继光“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堪称对金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武侠精神的有力继承,但在吉登斯所谓“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型”过程中,作为消费主义文化时代的直接成果与“优质产品”,即使在最主张继承金庸小说传统的凤歌身上,娱乐、时尚、游戏因素同样不断登台,它反映了文化与娱乐、理想与消费界限的解构与消弭,这种“现实与想象、虚幻与真实”的“有机融合与互相转化”,形成了“无数规则与情态,成为作品的弹性与张力之源”<sup>[10]</sup>,而这也构成了北落师门形象的审视坐标点,需待更深入的探讨。

#### 参考文献:

- [1] 韩云波.“三大主义”:论大陆新武侠的文化先进性[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63-69.
- [2] 朱宝荣.20世纪欧美小说动物形象新变[J].外国文学评论,2003(4):25-32.
- [3] 凤歌.《沧海》(I)[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6.
- [4] 凤歌.《沧海》(VI)[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8.
- [5] 凤歌.《沧海》(IV)[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7.
- [6] 王立.武侠文化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7] 凤歌.《沧海》(III)[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7.
- [8] 韩云波.大陆新武侠与武侠小说的文体创新[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137-140.
- [9] 杨向荣.文化悲剧与审美救赎——齐美尔现代性美学批判[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92-97.
- [10] 肖显惠.新写实:大陆新武侠走向的另一种可能[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39-42.

责任编辑 韩云波

### A Research on Multiple Implications of Fomalhaut's Image in Feng Ge's Cang Hai

LIU Zhong-w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On levels of text structure, image tune, referential meaning, Fomalhaut's animal image in Feng Ge's fiction Cang Hai loads multiple implications. It enhances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fiction, deepens mysterious color, generates deep meaning reference, conveys the global viewpoi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modernity, world image, etc, which reflects the unique features of Cang Hai and Feng Ge's continued innovation ability.

**Key words:** Feng Ge; Fomalhaut; animal image; world image; modernity; globalization